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蜃樓外史

第一回 聖天子有心滅寇 施妙策雙收名利

傳中事實本非真，海市蜃樓作主賓。寫出村言間俚語，前朝遺蹟恰如新。

從來稗官野史，寓言罵世，或借景抒懷，稱揚的無非忠孝節義，痛罵的悉是奸盜邪淫。雖是假語村言，而言者既不特無罪，且可借以警世，俾知流芳遺臭後世，自有公論。這且慢提。

且說明朝嘉靖年間，嚴嵩父子當國，攬權納賄，賣官鬻爵，以及陷害忠良，閉塞言路，無所不至，弄得朝廷中的政事七顛八倒；更有那趙文華、鄒懋卿等一班奸佞拜在門下，見面時無非乞憐獻媚，百般趨附，全不顧貽笑於人。故所行的事，更無一毫光明正大，有益國政的念頭。

那時，嘉靖皇爺也算是一位賢明之君，不知怎麼與嚴嵩也是前世的緣份，見了嚴嵩先自歡喜，凡是他所奏的話，不論什麼無不言聽計從。所以嚴嵩更加勢大滔天，無惡不作，每常在天子跟前，所奏的無非是天下太平、萬民樂業的話頭；若刀兵水旱民間疾苦等事，非特不肯奏聞，且是生平所最厭聽見的事情，不道不能稱他的心。

是時適有奸民汪直、陳東、徐海等，因犯了重罪逃往海島，勾結島酋夷目妙美，興兵分道入寇，攻打江南。雖有防守的軍士，無奈兵力單薄，不能抵擋，被島兵連次得手。邊城守將連連差人至省請救，江南總督陸鳳儀因自己標下兵單將少，知道賊勢厲害，不敢輕敵，連忙修成告急本章，差人星夜進京，飛請朝廷連發救兵。不期去了許久竟杳無音信，沿海邊城已被島寇占去數處。聞得即日要來攻奪蘇常，只得又修一本，差標下妥當將弁，日夜兼程趕趨入都，進呈御覽。哪裡曉得皇上在深宮之中，並沒有看見這兩道本章過。卻是為何？

看官有所不知，原來凡是外省進呈的表章，均要往通政司處掛號，然後由通政使送入內閣。那時嚴嵩一見此本，以為無甚緊要，且或者是邊將有意冒功，故說得如此兇險，因之特將此本捺住。

不期過了數日，又有一本到來，嚴嵩一想，頭一次既然已經捺住了，此次若然進呈，豈不將前次的捺攔弄穿了麼？因此絕不提，意欲慢慢想個法兒入奏，再行請兵前往。那些在朝文武大半是他的羽黨，見嚴嵩如此，也就不敢言的了。即有一二忠良，雖知島賊入寇，到底不曉得底細，亦不敢輕易參奏於他，只是暗中憤恨，怒罵嚴嵩之弄權而已。

不意事有湊巧，那日嘉靖皇爺設朝，文武百官山呼舞蹈，朝見畢，各歸品級台前站立。值殿官大呼：「有事出班啟奏，無事捲簾退班！」

天子見諸臣並無奏章，正擬返駕回宮，忽聽得午朝門外有人將登聞鼓擊得咚咚的響。天子大驚，方欲降旨查問，只見黃門官頭頂表章走進午門，匍匐丹墀之下奏道：「今有江南督臣陸鳳儀，前因島賊入寇攻擊沿海邊城，曾修告急本章兩道進呈御覽，未蒙發一兵一卒，今島賊猖狂更甚，又犯蘇常兩處，江南危在旦夕，不得已又遣麾下將弁倍道進京，擊鼓奏聞，冒瀆天聽。今將該督本章呈上，求萬歲龍目一觀，便知其細。」

原來這個黃門官與嚴嵩素有仇恨，往常無可奈何他，卻好今日遇著此事，便也不肯輕易放過，據直一一奏聞。

當下接本官將這道本章接去，鋪在龍書案上，天子用目一觀，勃然大怒，即著近侍將本章當殿宣讀一遍，把個嚴嵩嚇得面目失色，正欲上前巧辯，只聽得嘉靖皇爺厲聲問道：「島寇如此猖獗，日前陸鳳儀既有告急本章，嚴嵩為甚不早奏聞，究竟是何意見？」

嚴嵩見帝心大怒，只得免冠叩頭奏道：「臣該萬死，臣愚以為小丑跳樑，地方官自可平定，深恐有勞聖慮，故此未敢呈奏。」

嘉靖皇爺大怒道：「目下賊勢已盛，汝尚言小丑二字耶！且此軍機大事，汝竟敢隱匿不奏，宰相可謂有權矣！」

嚴嵩知帝心甚怒，又免冠頓首奏道：「臣愚昧該死，應受誅戮。但臣受聖上知遇之恩，忝總師乾已有多年，今聖上疑臣隱匿軍情，存心如此，臣將何以報國，又何以偷生人世耶！」奏罷以首觸地，痛哭失聲。

嘉靖皇爺見他這般分說，到底信任多年，早已將怒氣消了大半，即刻降旨，嚴嵩著交部嚴行議處，又向眾臣道：「賊寇如此猖狂，一刻不可容留。汝眾卿中誰能領兵前往，為朕分憂乎？」眾臣見問，均各面面相覷，一言不發。

嘉靖皇爺連問數次，見眾臣無一回奏，不禁勃然大怒道：「養兵千日，用在一朝。食君之祿，自當分君之憂！怎麼到了緊要的時候，爾諸臣竟無一人為朕分憂，敢天領兵前往者？難道一任島賊無禮麼？」眾臣聽了，愈加不敢回奏。

那時嚴嵩雖經交部嚴議，猶站在品級台前，正在面紅耳赤、萬分沒趣的時候，聽見萬歲動怒，諸臣不敢開口，心中暗暗喜悅。他畢竟知道嘉靖皇爺的性情是最怕煩惱的，因此老著面皮上前跪下奏道：「臣一時愚昧，荷蒙聖恩，不加誅戮，僅予部議。臣雖肝腦塗地，無以報鴻慈於萬一，特是目下島賊披猖，督臣無能禦敵，朝中又無致果殺敵之才，敢於領兵前往，以致聖心煩惱。臣既深受隆恩，自當為陛下分憂。臣愚以為現任工部左侍郎趙文華，文韜武略、足智多謀，前奉旨著往山東查辦事件，不日將回。此人名望素著，江浙人民望他無異雲霓。臣願保其前往討賊，指日定奏奇功。伏望萬歲恩准！」

嘉靖皇爺初時也不理他，後來見他奏承了幾句，又是為島寇的事保舉人員，真是赤心為國，便不知不覺的合了心意了。隨即准奏，降旨升趙文華為兵部尚書，命他督師征討，一面又降旨，著河南山東兩省，挑選精壯人馬十萬，迅赴江南，其江南之水陸兵弁，悉歸趙文華節制。倘有三品以下文武官員不遵調遣者，准其軍法從事。這道旨意一下，兵部司官立即行文兩省，徵調去訖，這且丟過不提。

且說趙文華前奉旨往山東，查辦御史參奏山東各官案件，山東巡撫知其愛財如命，即與屬下各官商議公送白銀二十萬兩，托其彌縫。趙文華一見許多銀兩，快活起來，隨即上本保奏，滿載而歸。在路將二十萬銀子分作兩分，將一分歸入自己腰囊，一分著家人星夜進京送與嚴嵩。

正在得意的時候，忽然接得嚴嵩的書信，內言保他領兵平寇，已蒙俞允等語，不覺大吃一驚。即著妥當家丁，押著行李銀兩慢慢而來，自己倍道進京。到得京都已下午光景，也不暇到自己府第，即往相府去見嚴嵩。他本是嚴嵩的乾兒子，往常直出直進，並無攔阻於他。今日便也不等通報，竟進相府，向花園內嚴嵩新造的一座萬花樓而來。

此時嚴嵩正同幾個師爺們在萬花樓上閒談說笑，忽見趙文華走進，不勝大喜，連忙立起。趙文華即忙上前，請安行禮畢，便與眾師爺一揖。文華看這幾個師爺都是嚴嵩的心腹，可以不必迴避，也不及細敘寒暄，即忙問道：「恩父為什麼保舉孩兒領兵？孩兒的本領是恩父曉得的，今若領兵前去，豈不是送孩兒一條死路麼？」嚴嵩聽了哈哈大笑道：「你且不必著急，且請坐下，待我慢慢的告訴你。」

不知嚴嵩說出什麼話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